

# 爱情宝典

之

救风尘

邹静之 编著



昆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爱情宝典之救风尘/邹静之编著. - 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2.4

ISBN 7-80040-630-X

I. 爱… II. 邹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071 号

---

**书 名:爱情宝典之救风尘**

作 者:邹静之

责任编辑:余天宝

装帧设计:王 旭

责任校对:刘晓京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100081

电 话:62183683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92 千字

印 张:6.625

插 页:2

印 数:1—10100

版 次: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630-X/1·468

定 价:15.00 元



## 《救风尘》主要人物

范冰冰	饰	宋引章
乐珈彤	饰	赵盼儿
李解	饰	安秀实
沈晓海	饰	周舍
赵玲琪	饰	宋妈





## 作者简介

邹静之，祖籍江西南昌，北京长大，1952年出生。现任《诗刊》编辑部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1982年始有作品发表：诗集《幡》（1989年），散文集《美人与扁鹊》（1991年）、《酒话》（1993年）、《一地景象》（1997年）、《风中沙粒》（1998年），小说诗文集《骑马上街的三哥》（1997年）。

曾先后获东方诗潮现代诗歌大赛奖、北京建国四十周年诗歌奖、萌芽文学奖、1993年《人民文学》优秀小说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创刊四十五周年小说新人奖。部分诗作译成英、意、法、西等国文字。近年应约开始写影视文学剧本《吹笛人》、《大地》，后创作电视连续剧《琉璃厂传奇》、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一、二、三、四部。

说书人：哎！有句话叫做“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”。怎么讲，就是说大千世界中，人和人不一样，有个高下好坏之分。那位说了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人不分高下，跟那个大顺斋做的点心一样，模子一磕出来一个。不用挑，找对象容易了，闭着眼睛摸一个回家就能过上顺心的日子。天底下哪儿有这么省心的事啊。那位又讲了，是有好人坏人，但分清却不易！这话说到点上了，这好坏

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。难分！尤其要是再沾上一个情字。哈，在那些痴男怨女身上，保证瞎了半只眼，看不清了，看清时也晚了。俗话男怕选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可怕也没用，该错的照错，人生就是如此啊。新编《救风尘》说的大概就是这个理。不说了，大家看故事。

河南某镇街上。

正逢赶集，人头攒动。

富家秀才安秀实从街上过，高兴地看街景，仆人安平拉着马跟着。

好好香包子铺前，正赶上热包子出笼，砰！一大笼包子翻在筐箩里。掌柜冯阿牛的胖手在忙着翻包子。正翻着，一只小脏手从热气中伸了过来，抢过个包子就跑。

小丐边飞跑边往嘴里塞包子，冯阿牛长刀高举大喊让开，叉着两腿飞快地追。路人闪避。

冯阿牛：闪开！闪开！

安秀实正看街景，一下闪避不及，被小丐撞入怀中。

半个包子飞起。

小丐利落地滚在那匹白马的肚下钻来躲

去。冯阿牛的长刀在左捅右砍。

安秀实：慢！慢！这位仁兄，慢！慢！安秀实左劝右劝劝不住，双手齐下，把冯阿牛的长刀握住了。慢！仁兄刀枪凶器不可乱动。何况面对一个小孩子。

冯阿牛：你看他是小孩子，我看他是大强盗。松手，没你的事，松手！

安秀实：不松！

冯阿牛：松手！

安秀实：不松！

只见冯阿牛砰地自己把刀松了，安秀实随刀而下差点一个趔趄。

冯阿牛：不松也行，包子钱你付。

仆人安平拉着马冲了过来。

安平：凭什么？！小孩子吃了你的包子，凭什么问我们要钱！看我们好欺负啊？！

冯阿牛：欺负，谁他妈的爱欺负你们。不是爱管闲事吗？既要管就管到底，刀我松了，人我放了，给钱。

伸手要钱。

安秀实：当……当然要管到底，为人做事岂可半途而废，安平给他拿钱！

安平：少爷！

安秀实：拿！

安平不情愿地掏了半天掏出两大枚，放在冯阿牛伸了半天的那只胖手上。

安平：给你！

冯阿牛：不够！

安平：不够？你的包子是人参燕窝做的？一个包子两大枚还不够。

冯阿牛：不够！一个包子？还有昨天的，还有昨天的昨天的，还有昨天的昨天的昨天的！你不是要管到底吗？这可背不住他还要偷，那就还有明天的，明天明天的，都给了吧！你心善啊，好管闲事不是吗？管啊！给钱！

安秀实：这位仁兄，心善有错吗？你这样的闲事，我不当管吗？好！抓起掉在地上的刀。刀给你。你砍吧，为了个包子你把这孩子砍死！然后你去坐班房杀头偿命，为个包子死两个人，他死你也死。这是闲事吗？！

冯阿牛：哎！哎！怎么这话一说倒是我不对了，他偷我包子就应该了吗？理不能这么说啊？这话听着怎么错在我了？啊？！大家说说……



街边一场赌局，玩得正热火。周舍——一英俊男子。听了这边吵骂之声，终于回过头来。不经心眼睛落在白马驮的沉重的行李上。

周舍慢慢站起。向围观的人群走去。

冯阿牛：天底下的苦人、穷人多了，你心疼得过来吗？

安秀实：尽力而为，碰见了总不能躲，总不能视而不见！

冯阿牛：就不怕那些人蒙你、骗你，哎！你看那些蹲着晃钱盒子要饭的，家里比我还富呢！

一堆乞丐在街边晒太阳。晃着钱盒。

安秀实：有十个骗的，一个不骗的，便觉心内安然。再说这么个小孩子，他又饿成这样。怎么是骗人呢！好！不多说了这儿有二两银子，你做好事，我做好事，以后凡这孩子饿急了吃你一个包子，你不可难为他。钱给你！

冯阿牛欣喜地看着这么多银子说：哎哟！看这话说的。你还真是个好心人，瞧，这么多钱，让我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。拿着刀一抱拳。谢了！谢这位先生心疼穷人了！给这么多的钱啊！冯阿牛边说边向那帮乞丐使眼色。

那边众乞丐一看有银子，哗地都从太阳地

里站起，往这边冲来。

这边周舍正走了来，似无意地经过白马。稍一矮身，用肩扛了一下白马上行李，试试轻重。白马嘶叫。

众乞丐冲了过来问安秀实要钱！

众乞丐：先生！先生心疼心疼我们吧！心疼心疼吧！

在前边拉马护着安秀实边轰人的安平说：去！去！没有！没有，少爷路上跟您说了好人不能当吧！去，滚开！滚！让开！没钱！让开，让开。

众乞丐围着推不开！安秀实、安平拼命往外挤！已是里三层外三层了！

突然身后，哗哗！铜钱扔得很高，飞起后，一把一把在天上散开。

众乞丐惊看。安秀实看着。

正是周舍哗哗地撒着钱。众乞丐反应过来，飞过去抢钱，安秀实看着撒钱的周舍，十分感激！

安秀实边走边喊：这位仁兄！如蒙不弃，前边等你啊？！碰到好人了，谁说天下没好人了？

安平：少爷！快！快走吧！一手拉马，一手

爱情宝典

之

救风尘



拉少爷快跑。

安秀实边跑边感激地回头看着撒钱的周舍。

夜深了。万香楼雅室。

一官差模样的嫖客，闭眼，在听着香莲边弹琵琶边唱曲。

官差：停！坐近点，大爷我耳朵不好，来！坐近点！

香莲紧张地说：大爷，小女子把声音放大了就是了！

官差：好啊！嗯有本事，声音大点儿吧！

香莲放大些声音：梦里不知身是客……

官差：不行！还是听不见，再大声！

香莲咽了咽口水，更大声：一晌……贪……

官差：听不见！……再大声！

香莲咽口水。声想大，大不出来了，唱破了：欢……

官差：听不见！怎么着让你坐过来，能吃了你啊！啊？你要不坐过来，大爷我可要站起来动粗。屈尊了。

香莲：大爷您别过来，我卖唱不卖笑，您自

重。

官差：不卖笑！老子今天就非让你笑笑。  
官差冲过来，小女子放下琵琶就躲。左躲右躲待要抓住时，小女子一把剪刀抽了出来！

香莲：大爷，您可别逼我！

官差：嗯！有意思，有烈性，火爆，我喜欢。  
边说边又扑上，香莲边喊边叫：

盼儿姐！盼儿姐！救我！……盼儿姐！边喊着一剪子扎到官差肩上了。

一声尖叫。哗各门全打开了。

赵盼儿红衣从一屋内冲出，随手甩开拉着她袖子的嫖客。

歌妓甲迎面跑过来：盼儿姐！快！是香莲那屋。

赵盼儿：伤了人吗？谁伤了？快步冲到雅室门口。

砰！门推开了。赵盼儿掖着衣裳进来了。

一眼看见香莲衣裳被扯破，人躲在一边。

官差手捂着伤，窝在另一个角落里。

赵盼儿一看官差伤了，香莲没事，马上变了副笑脸：哟！刘爷，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。听曲还听出全武行来了！来！起来吧，不碍的啊！

常有的事,打打闹闹的越打越亲,我们万香楼的姐妹们说笑啊,不打出血来不见真情,你们这是有情了啊,有情。边说边在后边挥手让香莲走!此时众妓挤了一门口。

赵盼儿拉胳膊就要裹伤。砰!官差将她的手打开。

官差:少来这套!臭丫头以为你是他妈的贞节烈妇呢,竟敢动剪子扎大爷了!去,把门口我那两个兄弟叫过来!……快去!

赵盼儿:哟!有我盼儿在,还用叫谁啊!来!我看看,我看看!我们这儿有上好的红花油、云南白药,刘爷我给您包上,给您包上啊。又挥手想让香莲走。

官差:张龙,赵虎!张龙,赵虎!话音刚落,张龙、赵虎衣冠不整地往里挤。

张龙:在!在!大哥怎么了,怎么了!啊!伤人!大哥您伤了,谁?!

赵虎:谁他妈的这么大的胆?!他妈的这可不是我们找事了,是你们找事了。

赵盼儿:没事,没事啊!姐妹们快让二位兄弟歇着去。没事,没事啊!闹着玩的啊,看我了!快!快呀!

众妓上手拉人。

张龙：都他妈的起开！冲上去扶起大哥。有什么话，您吩咐！万香楼的姐儿敢伤咱们爷们了！反了！

官差扶胳膊站起来：把那小丫头片子给我抓起来！带走！

张龙、赵虎上手抓人。

赵盼儿：刘爷，刘爷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她不懂事，您看在我的薄面上，饶她这一回吧！飞快地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来。刘爷，这点钱您接着，养一养，回头我让香莲再给您赔不是，您看我赵盼儿了。您接着啊！

官差砰地把银子打掉了：赵盼儿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以为大爷没见过钱是吧？你的薄面，你个臭婊子有什么面，你要再多事，连你一块抓了！动手！

赵盼儿此话一听，变色了：好！刘爷有您这一句话，盼儿我今天是江是海，手拉手地跟你一起跳了！抄起桌上的那把剪子。人，今天你们不能带走，要走我跟你们一起走，不然，我要让这万香楼处处见了血！说完一剪子飞在大门的柱子上。众人惊。二位爷，把人放了吧。我跟

你们走。说完随意地坐在太师椅上，提鞋整衣，全场的人都看呆了。

客店大堂。

一桌丰盛菜肴。

安秀实高兴地正请周舍吃饭。酒已微醉。

安秀实：周兄，来，来，请再饮一杯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这得意尚属易事，得一知己太难了，今天真是很高兴碰见你了！来，再饮一杯。

周舍：安贤弟，你太客气了吧。愚兄不胜酒力。

安秀实：多虑！多虑了！哪儿有胜不胜的，只有不喝的！来喝了！干杯。看着你大把撒钱的样子，多么潇洒。夕阳残照之中，哗，一把钱一片金光在空中一闪，而后叮当有声地落地，长街之上，穷苦之人蜂拥而拾，你一把一把地撒是何等壮观。那真应了太白诗仙的一行诗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！千金散尽还复来啊，豪壮，豪壮之举！来，喝！一定要喝！

周舍：贤弟，哪儿有你说的那么生动，无非是看你脱不了身的应急之举，不足挂齿。还真



让你说得惊天动地了，好！干！

安平在厨房里撩帘子看着，小二又端了几壶酒要上。安平松手放帘子给拦住了：

哥哥哎！还上呢！再喝，我们那憨少爷，三天该醒不过来了！端回去，端回去！

小二：哎！大爷，客人让上，我们不敢不给啊！

安秀实：酒！酒来！快来酒！

小二：听见没有？晚了我怕爷砸家伙！砰，外边真有摔东西的声音。

安平灵机一动：等等，等等，酒倒回去一半，加一半水，快！快！哎！来了！来了！

牢房夜。

砰！穿着大红绸衣的赵盼儿被推进牢中甬道。

赵盼儿：哎！刘乙就这么粗手重脚的。你姐姐原来对你的好处都忘了？！

刘乙：对不起，什么哥哥姐姐的，公事公办。进了这号里，我是六亲不认了，您好自为之。说着话要开间人多且杂的牢间。一群脏人扑了过来，吓得赵盼儿直躲。